

马致远《荐福碑》杂剧本事二考

齐 文 榜

马致远的《半夜雷轰荐福碑》，是元人杂剧中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优秀剧目之一。《荐福碑》“是把出于宋释惠洪《冷斋夜话》卷二的故事，敷衍增饰而成的”。（日本青木正儿《元人杂剧概说》）然而，《冷斋夜话》言，荐福碑乃唐欧阳询所书，马氏杂剧却谓荐福碑为唐颜真卿所书。又《冷斋夜话》中的穷书生本无姓名，马氏杂剧则谓书生姓张名镐。这是两个显而易见的矛盾。自清人黄文暘《曲海总目提要》以来，中外诸多戏曲论著中对此两个问题时有提及，但是却都不曾探究，便匆忙作结，以致论断有误。“荐福碑”为马氏杂剧之重要关目，张镐乃该剧之主要人物，研究该剧有必要首先解开这两个疑窦，故作本事二考如下。

荐 福 碑 考

马氏杂剧将“荐福碑”归于颜真卿所书，中外学者大都以为是马氏之误。青木正儿《元人杂剧概说》即肯定“实乃欧阳询书之误”。而事实并不如此。

兹先引《冷斋夜话》卷二的故事如下：

范文正公镇鄞阳，有书生献诗甚工，文正礼之。书生自言：“天下之至寒饿者，无在某右”。时盛行欧阳率更书荐福寺碑墨本，直千钱，文正为具纸墨，打千本使售于京师。纸墨已具，一夕，雷击碎其碑。故时人为之语曰：“有客打碑来荐

福，无人骑鹤上扬州。”东坡作《穷措大》诗曰：“一夕雷轰荐福碑。”

“欧阳率更”即欧阳询，“率更”乃官名“太子率更令”之简称。唐太宗时，欧阳询曾官太子率更令。《冷斋夜话》记欧阳询书荐福碑一事，马致远以前南宋人已证其伪。王明清《玉照新志》云：“雷轰荐福碑事，见楚僧惠洪《冷斋夜话》。去岁，姜彦发机自饶州通判归，询之，云：‘荐福寺虽号番阳巨刹，元无此碑，乃惠洪伪为是说。然东坡先生已有诗曰：‘有客打碑来荐福，无人骑鹤上扬州’之句矣。’……考此书距坡下世已逾一纪，洪与坡盖未尝相接，恐是先已有妄及之者，则非洪之凿空矣。”据《冷斋夜话》，东坡诗应为“一夕雷轰荐福碑”。考明《一统志》，荐福山在饶州府城东三里，上有荐福寺。清《一统志》亦云：荐福山在饶州城东三里，上有荐福寺鲁公亭。很明显，荐福寺为饶州名寺巨刹，去城又甚近，欧阳询乃隋唐间的大书法家。姜氏通判饶州，公事之暇前往荐福寺观赏游览，乃自然之事，雅兴所至，问及前贤欧阳询所书之荐福碑，亦为情理之常。寺中若有欧阳询所书之荐福碑，寺僧焉得不知，姜氏焉得无闻。王明清引姜氏之言，以证惠洪《夜话》所谓欧阳询书荐福碑一事为伪，实确凿可信。而《夜话》所记之事荒诞者又岂只此例！晁公武就说过，《冷斋夜话》“多夸诞，人莫之信”。（《郡斋读书志》）陈善亦讥《夜话》中之数事皆妄，甚至举例证明惠洪“伪作山谷赠洪诗”，借以自重。（《四库全书总目·冷斋夜话提要》）惠洪谓欧阳询书荐福碑一事，其中虽说并无借以自重之嫌，然实可视为《夜话》“妄诞伪托”的又一例证。宋王象之的《舆地碑目》于饶州碑目下，引《冷斋夜话》为据，以为“荐福碑”乃欧阳询所书，实属失考。

欧阳询书荐福碑之事虽无，而颜真卿饶州书碑却确有其事。考无名氏《宝刻类编》，卷二“颜真卿碑目”下有“荐福寺碑”一

条，此条下注：“饶州，雷轰破。”同书“欧阳询碑目”下，不见书荐福碑的记载。《四库全书提要》判定《宝刻类编》乃南宋后期人所撰。可见有关颜真卿书饶州荐福寺碑、并雷轰碑之说，实非始于元人马致远，宋人早已有之。马氏杂剧之言实有所本。再考，新旧《唐书》云，肃宗乾元元年戊戌（758），颜真卿为御史唐旻诬劾，贬饶州刺史。又清人黄本骥所撰《颜鲁公年谱》载，颜真卿乾元元年底赴饶州，道过华山，有《华岳庙题名》，经东都洛阳时有《祭伯父豪州刺史文》，皆见于《颜鲁公集》。乾元二年己亥（759），颜真卿五十一岁，在饶州刺史任上，有“颜司徒碑铭”。饶州刺史任期虽仅半年左右，然而颜真卿勤于政事，四境肃然大治。“碑铭”备载其事。此即《宝刻类编》中刊载的颜真卿所书之荐福寺碑。由此可见，“荐福碑”乃荐福寺中颜真卿所书之碑铭，非碑铭原本即名“荐福碑”，明甚。《宝刻类编》称为“荐福寺碑”，即是最好的明证。《饶州府志》云：“荐福寺碑为当时纪事而作，鲁公手书，确凿可信”。据以上考证，颜真卿书荐福寺碑确有其事。《冷斋夜话》所谓“欧阳率更书荐福碑”之言，其误仅在张冠而李戴，颜碑而欧属。“荐福碑”既非欧阳询所书，亦非原碑之名称，难怪饶州通判姜彦发机欲寻欧阳询所书之荐福碑，其结果杳然无闻。马氏杂剧说荐福碑为颜真卿所书，以匡正惠洪《夜话》之误，后人不明，反疑马氏之说为误，实属无谓。

张 镐 考

马氏杂剧中之秀才张镐，不见于《宋史》。清人黄文暘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判为马氏“凭空造出”，今人庄一拂《古今戏曲存目汇考》认定乃马氏“撰名”。其实，马氏剧中之张镐确有所本。

考《宋会要辑稿》，有宋一代张镐有二，一为南宋镇江金坛人，一为北宋常州武进人。其北宋武进人张镐，即马氏杂剧中秀才张镐所本。据《毗陵张先生哀辞》（见《皇朝文鉴》卷132页17）可知，武进张镐之高祖、曾祖及祖父皆为官，高祖官至给事中，曾祖官至尚书郎。父张举登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甲科，因无兄弟之助，居家养亲不仕。其后，大臣多次向朝廷推荐张举，然所除之官张举皆不就，闭门读书凡四十年。晚年，孙莘老、范祖禹等交章荐其能，“苏轼言之又切。诏拜秘书省校书郎，敕郡县致礼敦遣，竟不出”，“声名闻于人”，“为当时名流所慕，以不造门为耻”。（《宋史》列传隐逸中）崇宁四年张举卒。大观元年闰十月六日，朝廷特诏，赐张举“正素处士”。（《宋会要辑稿》第三册页2283）可见张举乃宋代世所钦敬、朝廷赐名之隐士。元去宋不远，知识分子隐逸之风特盛。仰慕陶潜，向往隐逸生活的马致远，在《荐福碑》中选定张举之子张镐为正面知识分子的形象，明显是出于对张举及其流风余韵的钦敬之情。此其一。

马剧中的张镐曾自称为“汴京人氏”。而武进张镐祖上也确曾家居汴京。《毗陵张先生哀辞》中说：“其先江南人，给事为李氏不能用，故亡，随李氏入朝，以直道受知于祖宗朝。”“给事”即镐之高祖、官给事中之张秘。“李氏”云云，系指张秘在南唐李家王朝中不被重用。后来李煜降宋，秘亦随之入汴京，受知于宋太祖，官做到给事中。值得注意的是“其先江南人”一句，表明张秘祖籍原为江南，后因秘入宋居高官，遂移家京师，成了“汴京人氏”。北宋初期，南方官员迁居汴京的例不胜举。如苏舜钦，先人原籍梓州铜山（今四川中江县），曾祖协为孟蜀陵州判官，后孟氏降宋，苏协亦入宋，官光禄寺丞，知开封府兵曹事，遂移家开封，为汴京人氏。（《苏舜钦年谱》，见《苏舜钦集》）可见张秘移家开封乃自然而然之事。后来张氏家道中落，便又迁居常州武进县。马剧中张镐自称为“汴京人氏”，与武进张镐籍贯并不矛盾。

古人称道籍里，说祖籍、现籍皆可。如苏轼，远祖本河北赵郡人，故苏轼既自称“赵郡苏轼”，（《石室画苑记》，《苏轼文集》卷11）又自称“眉山苏轼”，（《黄州安国寺记》，《苏轼文集》卷12）马剧中的张镐自称“汴京人氏”，实合于武进张镐之籍里。此其二。

武进张镐之祖次道，官至朝奉郎，父又终身不仕，故张举在世时家境已相当贫寒。后次道告老，张镐例当受祖荫入官。然张举念叔祖一系子侄无任官者，遂请于朝，以叔祖一系之子侄宗党受荫。故至张举卒，其子并无入仕者，“家益贫窘”。（《宋会要辑稿》第三册页2283）马氏杂剧中的秀才张镐，呼天呛地地唱出“冻死我也论语篇、孟子解、毛诗注，饿杀我也尚书云、周易传、春秋疏”，（第一折《油葫芦》）虽可看作《冷斋夜话》中书生“自言天下之至寒饿者无在某右”的艺术演饰与夸张，然而实合于武进张镐之家境。此其三。

张举卒于崇宁四年（1105），《毗陵张先生哀辞》中说，张举与吕居仁自幼相交，“及长且老，凡四五十年”。可知张举享年大约六十左右。由此可推出张举约生于1045年左右。又元丰五年（1082）张镐祖次道告老于朝，张镐例应受荫得官。张镐的年龄按弱冠算（18岁），则约生于1064年左右。马剧中范仲淹与张镐为八拜同堂小弟，而范仲淹卒于皇祐四年（1052），距张镐父举出生仅九年左右，武进张镐不可能出生。可见马剧中范张八拜之交，乃马氏处理人物时对时间的挪移。然而，范氏称张镐为“小弟”，于时序并无颠倒。此其四。

武进张镐后来由父荫入官，（《宋会要辑稿》第三册页2283）官至左朝请郎。（同上书第二册页2061）而马剧中张镐坐塾、访友、状元及第等等情节，虽与武进张镐身世不符，但这同范仲淹访张镐的情节一样，乃马氏处理情节时的敷衍增饰。这种情形，历史剧中尚且有之，而况本事之剧乎！但武进张镐毕竟亦踏入仕

途，并非以布衣终老林泉。这一点，马剧中的张镐与武进张镐亦大略相同。此其五。

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说马致远《荐福碑》杂剧，虽然事本《冷斋夜话》，然而由《冷斋夜话》中的“书生”，到马剧中的“秀才”，实本于武进张镐敷演增饰而成。实际上，就《荐福碑》中的人物而论，不仅张镐有所本，范仲淹、宋公序实有其人，甚至连范仲淹镇鄱阳，宋公序守扬州也实有其事。当然创作事有所本的戏剧，虽不一定使剧中人物个个为实，然而以马氏之博学，在创作事有所本的戏剧时，欲使其中的重要人物一名一姓不轻出，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却是显而易见的，而且以马氏现存的其它几个本事剧证之，这一点就表现得更为突出。可见把《荐福碑》中的主要人物张镐说成为马氏凭空独撰，显然是不确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河南大学中文系

